

谢建光◎著

我从天上来，
住在荒野之中。
与大海为伴，
吃青草石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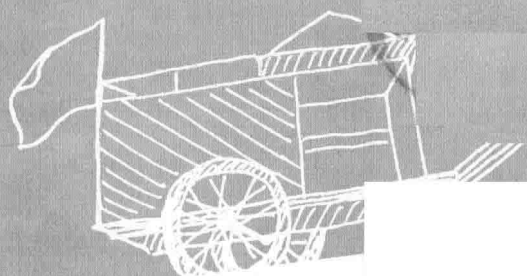
疯行天下



宁波出版社

疯狂天下

谢建光◎著



宁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疯行天下 / 谢建光著. — 宁波 : 宁波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526-2547-9

I . ① 疯… II . ① 谢… III . ① 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4745 号

Fengxing Tianxia

疯行天下

著 者 谢建光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
(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)

<http://www.nbcbs.com>

责任编辑 卓挺亚 苗梁婕

责任校对 张爱妮

装帧设计 金字斋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 / 16

印 张 17.75

插 页 8

字 数 250 千

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2547-9

定 价 38.00 元

Chapter
02
广东 / 广西
089

Chapter
03
云南
105

Chapter
01
四川 / 重庆
033

大道在野 / 001
关于本人 / 027
关于小车 / 031

Chapter
04
西藏 / 青海
153

Chapter
05
宁夏 / 内蒙古
/ 山西
201

Chapter
06
辽宁 / 吉林
2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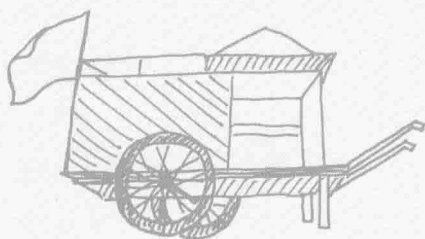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
07
湖南 / 湖北
245

如此行者 / 277
后记 / 282

CONTENTS

目

录



大道在野

徐海蛟

大道
在野

第一次通电话，老谢说他正在湘赣粤三省交界处的南岭。我面前浮现出一片绵延不尽的山脉，峰峦林立，雾气氤氲，像一轴古意的山水打开在高天之下。青山深处，头戴牛仔帽，脸庞黝黑，身材精瘦的老谢正走来。他拉着一辆板车，在蜿蜒山道上停停走走，他走过沾满露珠的青草地，走过荆棘丛生的小道，落日西沉，橘色的余晖落了一身。

往后，每一次拨通电话，我都会习惯性地问，老谢，你现在到哪里了？老谢说，我从广东走到福建了。过些日子，老谢又说，我从福建走到湖南了。又过了些日子，老谢说，我从湖南走到湖北荆州古城了。又过些日子，老谢说，我从荆州走到武当山了……

23岁到57岁的人生里，老谢一直在行走。他几乎徒步踏遍了广袤国土上的高山大川、溪流谷地、平原丘陵。我曾经让他做一个简单罗列，由北到南，从东至西走了多少地方？老谢说他的足迹由浙东出发，抵达了白山黑水之间，抵达了中原大地上的每一个小县城，也抵达了西北的大漠，抵达了中国南部的福建广东海南，抵达了西南部的云贵高原……他既目睹过



塞外亘古万年的荒凉和沉寂，又观赏过八百里洞庭湖上千帆归来的温情和暖意；既体味过唐古拉山脉黄河源头的清冽和甘甜，又拥抱过楚地古城墙上的青砖。他走过了柔软的黑土地，也走过了贫瘠的黄土地，他家中还剩一位老母亲，但老谢又将家拴在裤腰带上，每一个抵达的地方，可以将心放平，便都是家。在一个古城的廊桥底下，老谢做过春天的梦；在无边的野地里，老谢俯身下去，能闻到踏实的故园的气息。

有许多人，出于内心的好奇，关注老谢的行踪，他们帮老谢算了算，他们说老谢啊，三十多年时间，你这个家伙徒步走了32万公里。老谢说，32万公里啊？我自己没算过，不过我知道自己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地级市，现在的目标是走遍中国的每一个区每一个县。

—

有一天晚上，老谢闲下来了，那会儿正在湖南耒阳的一个小宾馆里，他离开了自己的板车，离开了宿营地，偶尔住到城市里。他在宾馆大堂给我打电话，接通后，我听到那头老谢大声招呼大堂里的其他旅客，你们赶紧坐好，全都静下来，静下来。现在，我把手机开成免提，我老谢要讲故事了。老谢那些有关行走的早期故事，就被中国移动的信号从遥远的湖南传到浙东，回荡在我春天的夜晚中。老谢的声音远隔千山万水，传到我耳朵里夹杂着一一种沙沙的杂音，为老谢的讲述平添了一份粗粝的味道，就像高粱酿的白干，不那么精致，但却地道而率真。

老谢原名谢建光，出生在浙江鄞州一个近海的小村庄里。

说起来，老谢是被时代伤害的那拨人。“文革”时期，老谢家庭成分不好，父亲在“革命”一开始就被打成了“反革命”，那会他才8岁，还是小谢。一开始谢建光跟着同村的孩子们在一个旧庙里读书，书读到小学毕业，谢建光升入中学，但中学的学习生涯随着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即刻结束了。中学那会儿，谢建光梦想当一个作家，就用他那小学的文化程度，埋头写

了几篇文章，但几篇愣头小儿写的文章也出事情了。一个阴鸷的政治老师，拿着小谢的作文本大做文章，最后由此将一个刚上初中的小男生定性为“反革命小集团”，谢建光自然受到了批斗和冲击，但介于他仅仅只是一个学生，偏僻的海边小地方的革命怒火并未直接将他烧毁。那会儿他开始厌恶学校，学校已不再是绿荫匝地、书香弥漫的地方了，谢建光开始逃学，家里人劝他回去读书，他坚决没再回学校，而是为自己找了个活干——放牛。少年谢建光陪着两头牛，在深山里度过了三年的光景。那是一段空落而感伤的时光，少年的心里怀抱着满腹理想，却不知从何处开始迈开第一步，走到一条通向明亮的路上去。他将牛牵到青草茂盛的地方，时常一坐就是一个上午，牛在身旁静静吃草，时不时打着响鼻，牛无法明白这个少年的满腹愁绪。

伤害并不单单来自整个时代，似乎上天一开始就要把严峻的考验倾泻在谢建光的头顶。17岁那年，少年谢建光在一场突然的昏厥后被紧急送进了医院。一系列检查显示他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，医生说他的心脏里至少有5个地方出问题了。接下来谢建光去了省城的大医院治疗，开胸，心脏搭桥手术。好在结果并不令人沮丧，手术成功，谢建光摆脱了先天的病症带来的生命之忧。

身体康复后，谢建光很快投入到劳动中来，家境贫寒加上一场大病的折腾，他必须依靠自己孱弱的肩膀支撑起风雨飘摇的日子。他去了天童寺旁的一个小村庄，做了木工学徒，但终究又跟其他小学徒格格不入，大多数的人，白天做木工，晚上沾着床便囫囵睡觉了。而17岁的谢建光干完了日里头学徒的活，晚上是要坐下来读书的，他不读别的书，他读的是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这样事情就真不一样了，读《资本论》也没什么，但那时候这个17岁的少年，读《资本论》居然读出了门道。他开始捧着《资本论》对照起这个社会来，对照也没什么，并不会碰撞出火星来。但无巧不成书，读着《资本论》的小子，碰上了县委书记。按理说这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，两个人不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，怎么会碰到一块？可县委书记有一回就下到谢建

光所在的村里走访革命工作，中午留在村支书家吃午饭。村支书是谢建光堂叔，县里的一号人物到访的时刻，堂叔让侄儿也过来一道陪吃饭。当然，村支书没有想到，臭小子一蹭饭就蹭出问题来了。在饭桌上，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，后来话题转到了一个特别形而上的问题——社会体制上去了，那些日子天天读《资本论》的谢建光急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谢建光说对照《资本论》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定义，现在的路走偏了。这话让一颗红心的县委书记甚为震惊，继而十分不悦，在饭桌上当场训斥了不知深浅的年轻人。但谢建光并没住口，而是据理力争，几乎是举例子摆事实讲道理，引用书中名言，各种方式都用了，直争得面红耳赤。堂叔恨不得冲过去掐住他喉咙里冒出来的一句句“大逆不道”的话。那餐饭县委书记吃得十分恼火。这事，迅速在当地小村庄里传开去，17岁的小子因为自己的不知深浅，而成了众矢之的，还有人送给谢建光一个外号：疯子。疯子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，直到现在，老谢还会时不时拿它来自嘲，老谢号称“天下第一疯”，他说既然成了疯子，那就要疯成天下第一，不然就不疯。

当然，17岁那会儿，谢建光并没有这份豁达，被全村上下称为疯子，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。为此，他精神恍惚地过了些日子，并在干活的时候，因为心不在焉，双手被刨板的机器卷进去，左手和右手食指瞬间削去了。17岁的谢建光，读《资本论》的少年，连做木工学徒的资格也被取消了，他被如火如荼进行着农业学大寨的公社给开除了。

在时代和命运交替的十字路口，谢建光的生活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。但他心里还是想着读书，那个求学的梦还残存心底。十年“文革”终于结束了，春天在寒冬转角处，拐个弯，春风就过来了。时间进入1979年，谢建光听闻恢复了高考，心里一阵欢喜，便跃跃欲试跑去报名，但成天读马克思著作的人根本没法挤过这条独木桥。后来，同村的一个伙伴王林海去了浙江省委党校培训，浙江省委党校离杭大不远，王林海为老谢打听到可以去杭大中文系旁听的事。这真是一个好消息，杭大是多少人心目中神圣不可攀的高等学府啊。

老谢是那种说走就走的人，得到消息后第二天，他就背起行囊奔赴省城杭州了。这一次到杭州和17岁那年到杭州的心绪是完全不同的。那一年，他背负着生死未卜的命运，赶赴杭城的一家医院，前路苍茫，看不到一丁点的光亮。而这一次，他是去往一所神圣的大学，他将在知识的殿堂里牵住缪斯的手，他是踌躇满志的。一路上，谢建光都能闻到窗明几净的大学图书馆弥漫而出的书香了，他想象自己在图书馆温暖的灯光下阅读的场景，想象自己穿梭在秋天的校园里，而头顶正落叶纷飞。

20岁出头的年轻人，满心都是对生活瑰丽的想象。谢建光有一次做梦，梦到挤在中文系教室后面，和另外几个旁听的人一块上课，由于身材矮小，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没来得及长开的中学生。他带着本子，带着笔，并没有像样的书，他小心翼翼地将听到的知识一股脑儿记下来，他是要来读破万卷书的。

不知道这个梦是不是预示着某种不祥，谢建光想当杭大旁听生的想法，竟然真的成了一个无法触及的泡沫。他刚走到杭大门前，就被警卫拦住了，他说自己是来做旁听生的。警卫觉得很可笑，要求他出示介绍信，谢建光到哪里去打介绍信？只好快快地回到租住的小旅店里。但谢建光不死心，又跑到省委党校找王林海，可王林海也只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，只是个不经世事的小青年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谢建光还是不甘心，他不愿意离开杭州，再一次去了杭大，这一次他没有走到正大门，而是绕到一个小巷子里，想从侧门进入这所日思夜想的大学，但同样被警卫拦住了。他又想起另一个在杭州教书的老乡，就去找那位老乡，希望他能想想办法。辗转反侧，费尽了周折，老乡是找到了，但老乡说自己这段时间忙，老乡说杭大怎么会是想进就能进的呢？

他在杭城的小旅店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，在杭大的围墙外徘徊了一次又一次。直到家里发现这个疯子到杭州去了，既没音信，又不见归来。心急的家人派了姐夫来寻人，联系上了王林海，把他给强行带回了家乡。谢建光做一个旁听生的想法就此破灭，随之破灭的是他读破万卷书的理想。



回甬城的车上，谢建光看着窗外移动的景物，心不断地往下沉，大学并不足以收容所有怀抱理想的年轻人，大学也并不足以接纳所有梦想的种子。他曾经那么意气风发走近这座省城的大学，他幻想着在书海之中，找到让生命通往明亮彼岸的舟楫。现在，一切都落空了，对于寒门中的孩子，读书同样是一种奢望。

二

谢建光怀着低落的心情回到乡下老家。脚下的道路由此又中断了，他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。日子变得空落茫然，他每天都有一种脚踩棉花般的乏力感。有一个傍晚，谢建光站在乡间小路上，路边野花泼泼洒洒开了一地，晚风迎面扑来。他禁不住打了个激灵，身体里面一些沉睡的东西仿佛在那一刻突然醒转过来。他在一丛蓝色的小野花面前蹲了下来，花丛中青草的香气在那一刻格外清晰。这个23岁的年轻人，突然觉得自己的胸口被一股说不出来的感动堵住了。他隐隐感觉到即便一无所有，似乎还有土地和自然给他安慰，晚风和花香，青草和斜阳都是不需要拿着金钱和地位去换的。

就在那个傍晚，谢建光听见了一种神秘的召唤，那种召唤来自遥远的地方，无比辽远又无比切近。谢建光一开始没有想明白是谁在召唤自己，但心却再也安定不下来，他想走出去，这种愿望逐日长大，逐日变得强烈。过了几天，他终于明白，不是别的，是远方在召唤自己，是一片高天下的大地高山河流在召唤自己。

23岁那年夏天，万念俱灰的谢建光想到了远行，或许这是为生命找到出口，解开心结的唯一办法。他想去的远方是云贵高原，那一片中国西南部的高山大川，谢建光在小学的课本里遇到过。在年幼的心里，那些神奇的地貌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就像瑰丽的童话挥之不去，并散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，他要朝着这遥远的山川走去了。

23岁的谢建光背上了一个大背包，包里装着几件简单的衣物，一条薄被，一本《海涅诗选》，一个笔记本，一支钢笔，兜里揣着150块人民币，他义无反顾地向着云贵高原进发了。他从宁波徒步走向温州，然后穿过温州，到达福建宁德，又从宁德走到福州。停停走走，一路风餐露宿，住桥脚，睡山洞，在小溪里洗澡，在野地里刨食，他并不舍得花兜里的钱，要尽量把这些钱用在刀刃上。当然另一个原因是，他想借此锻炼野外生存能力，这是第一次出门远行，外面那个无边无际的世界，充满了诱惑，同样也充满了凶险，他需要不断为自己制造锻炼的机会。只偶尔的，在经过城镇的时候，跑到小摊上买一口吃的，大多数时候，他就地取材，从一路走去的田地里寻出几个土豆，一块番薯，或者几个毛芋艿，这些就是他的主食。谢建光随身带着一个铝制的盆子，既当锅，又当碗，野地里刨来的食物就放在这个盆里煮着吃。

有时候他也跑到小吃店门口捡一些剩饭剩菜吃，半个别人吃过的馒头或者半碗剩在桌上的汤面，在外人眼里，谢建光俨然是一个小乞丐。但他却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多糟糕，或许自小受惯了各样的苦，在一种自由自在的氛围里，即便吃得差一点，只要能填饱肚子，谢建光也会觉得满足。一路走去，山野的风景特别迷人，那些在世俗和物质中错失的东西，似乎这一路的风光都给他作了补偿。他第一回徒步这么久，第一回成天在自然的怀抱里，像一个从自然中走失的孩子，到纷纷扰扰的社会上走了一遭后，重新回来了一般。天地间的奥妙无时无刻不显现出来。他在晨曦里醒来，有时一侧身，就看到一颗鲜红的太阳，仿佛停在肩膀一侧，伸伸手就能够拥抱。他跟着漫山遍野的树、青草、野花、青蛙、鸟雀、鸣蝉……一道睡去，月光如水般铺洒在身上，这无上的静谧，唯独置身自然的人才得以享有。一路走去，谢建光心里慢慢生出一个念头：这样的游走才是我要的生活。

到达福建时，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多月。谢建光才蓦然醒悟，这一次，自己断无法走到云贵高原去的，口袋里的钱只剩下30多块。而23岁那一年，



他还不知道该想一个什么办法来支撑自己的长时间行走。不过他倒也似乎铁了心不再想着回头，这一程通往云贵高原的出走，谢建光甚至愿意把它当成生命里的最后一段行程。因此，等他精疲力竭走到福州火车站广场，坐在广场一个墙角处看完傍晚的落日，心里竟悄然认定了福州是人生的最后一站了。在火车站广场上呆坐了半天时间，谢建光见到一个落魄的女孩，衣衫不整，目光惊恐，脸上残留着泪痕。谢建光上去一问，才知道女孩被人从广东梅州骗到了福州，现身无分文，也回不了家了。听完后，谢建光将口袋里仅剩的32块钱悉数给了这个姑娘。

他自己背起行囊，朝着福州城东南隅走去，一直走到了于山。于山又名九仙山，相传汉代何氏九兄弟在此炼丹，是福州城里一处风景名胜。走至于山后，谢建光不再走了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想在这座山上等死。等死有时候是不容易的，死是那么轻易能等来的吗？谢建光在于山停下来后，足足等了好几天，他躺在一个山洞里，不吃不动，渴了喝点洞里的泉水。一周后，眼睛出现了视觉重叠，喉咙开始嘶哑，他已虚弱到苟延残喘的境地。但死还是没有等来，死亡在更多时候是命定的，劫数没到的时刻，你就是等着他，呼喊他，甚至求着他，他都不会降临。谢建光没有等来死亡，倒是等来了一个好心人。

那天恰逢周末，福州籍画家林培松带着女友到于山游玩。其他游客都走着一条约热闹的山路，林培松却喜欢走那些僻静的小道，他觉得那样才能见到山野的意趣。林培松沿着小道一路往上攀登，来到了一个山洞口，看到洞中有一线泉水流出来，他觉得好奇，就在那里停了下来。

这时候，林培松蓦地瞥见了谢建光，一个瘦弱的、奄奄一息的人正和衣躺在山洞里的一小片空地上。林培松起初被吓了一跳，随即镇定下来，他发现洞里躺着的人是个不大的孩子。

小鬼，你这是干啥？这是林培松问的第一句话，23岁的谢建光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初中生那么瘦小。

我在这儿等死。

林培松惊诧了，他见过寻活的人却没见过躺在这山野里等死的人。怎么了？有什么痛苦事跟我说说。

我……我没有痛苦的事，我很快乐。谢建光用嘶哑的嗓音回答他。

林培松是一个特别有善心的人，看着眼前这个像即将燃尽的烛火般的人，他再没有心思听对方胡诌了，走过去一把将谢建光拖了起来，跟女友一道扶着他就往山下去。

林培松将谢建光安置在自己单位一个废弃的门卫房里，给他送来了饭菜和热水。几顿热饭下肚，气息微弱的谢建光又恢复了力气，一心等死的念头也像潮水一样退去一大半。他方才发觉相比于死去，活着更好。现在，阳光似乎一下恢复了它的暖意，天空也恢复了它的蓝。空气里已经有秋天的迹象，谢建光置身的小房间外面有一条巷子，巷子里的树在秋阳里显得精神勃发。谢建光觉得想活下去的念头重新回到了他身体里，这念头正变为一种力量和勇气。人生的路即便走绝了，但大地上的路却无穷无尽，我的行走才刚刚开始呢。

好心的林培松不但救了谢建光，还掏钱给他买了一张返程的火车票。当时，福州并没有直达宁波的车，谢建光乘着火车到了杭州。但世事多舛，下了火车的谢建光，还没走出站，就被两个警察盯上了。也难怪，他在福州连续饿了那么些天，加上衣衫褴褛，完全是一个活脱脱的乞丐了。警察们要他出示证件，他身上什么都没有。这样谢建光被送进了杭州的收容所，在收容所里关了整整两个月。按照法规，到了该释放的时候，他没有向工作人员提供家人的联系方式。那时，家里人也已基本上将他确认为名副其实的疯子了。

谢建光身无分文，继续在杭州街上游荡，两个月的收容所生活，仿佛两年那样漫长和难熬，他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屈辱，更加瘦弱不堪、形容枯槁，已然没有了人样。只是心里那份重新燃起的活着的念头，像冬天的炉火一样并没有熄灭。

几天后，在街头晃荡的谢建光终究又遇到了一个好心人，那个人像林



培松一样给他买了一张返回宁波的车票。一天傍晚，谢建光像一个幽灵一样出现在老家村口，家里人也随之松了一口气：疯子总算活着回来了。

三

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疯子接下来会有什么举动，但很多人觉得他应该不会嚷嚷着再去远方了。一路上吃的苦头比什么样的数落都足够让这个疯子明白，随随便便跑到外面去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但恰恰谁也不明白，谢建光骨子里有一股倔脾气，这股倔脾气就是哪条道最难走我就要往哪条道走去，哪条河最难过我就要过哪条河。他在家里足足修养了半年，感觉身体里的力气全回来了，感觉身体又恢复如昨了，胳膊是胳膊，腿又是腿了。自然心里的那点念想也跟着活泛起来，他又听到了远方的召唤，是的，远方，并且仍然是云贵高原。那少年时代存留在心里的云贵高原，半年前他没能抵达这片神奇的土地，为此还差一点死在路上。但此刻，他心里的愿望是那样强烈，他相信第一次是因为机缘未到，而现在是他真正该去云贵高原的时刻了。云贵高原又一次在冥冥中出现在他的思念里，又一次静默而热切地呼唤着他，就像一个前世的爱人，那么情意绵绵那么不可摆脱。确实，云贵高原，是谢建光钟爱之地，往后的30多年时间里，他曾经五次徒步往返于云贵高原间。

这一次，谢建光经过了深思熟虑，他反复地累积着野外生存的种种经验，在哪里住宿，在哪里生火做饭，在哪里休整，如何应对疾病，如何应对猛兽，如何维持基本的生活……他将这一切当成了自己整日研究的功课，他暗暗下了决心，往后自己的一生都将在路上，在野外度过。

这一次，谢建光顺利抵达了云贵高原，他深深地被那儿奇谲的风光和淳朴的人情打动了。他由衷感叹，自己真的应该这么固执地从那个一成不变的小村庄里走出来，从那个看不到前路的生活里走出来。

时间到了1994年，年轻的谢建光已逐渐变成了如今人们口中的这个

老谢。他已徒步行走了许多地方，他早已洞悉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生存之道，练就了一身不为人知的生存技能。或者说，在山野中，他已经真正成了那个属于自然的人，不像我们这些先前来自自然，而后又完全退化掉天性的人。他熟稔了自然的脾气，也深谙于天地的法则。那一年，谢建光踏上了遥远的北国之旅，第一次走过黑龙江，一直到达漠河和北极。那一年，也是中国如火如荼申办奥运会的年头，老谢的大背包上挂着“徒步走遍全中国，迎接奥林匹克风”的横幅。一路走去，有些地方的人会因此招待老谢，把他当成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旅行家，或者一个爱国的申奥人士。那一年开始，行走之于老谢不仅仅是身体和灵魂的需要了，行走，也成了老谢最重要的人生大事。

现在，很多人可能会好奇，老谢依靠怎样的方式维持三十多年漫长的，几乎从不停息的行走？也就是说一路走去，要生存，要生活，总归需要一定的费用和收入的。这样的好奇，我心里也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。例如对于中国的古人们，我也同样有类似的问题要问，李白是靠什么从蜀中一直走到了浙东？徐霞客又是靠怎样的接济在天地间行走了三十多年？还是完全仰仗于自身的能力，游历中国16个省，足迹东到浙江普陀山，西到云南腾冲，南至广西南宁，北达河北蓟县盘山，遍及大半个中国。

确实，不论怎样的人生，生存总是第一位的。对此，老谢有自己的办法。据他说，起初是在流浪汉们的身上学会了生存技能。广阔的外部世界，辽阔的大地河山，其实是养人的，老谢说人原先就是由自然界的动物进化过来的，在自然当中，那些动物都没有饿死，况且是人呢？要想生存下去，总归有各样方法。老谢持续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捡破烂，在常人眼里无用的东西，在流浪汉眼里都成了宝贝，丢弃的纸箱、废弃的塑料瓶、易拉罐、路旁的废铁，这些都可转变为生存资本。老谢一路走去，一路上都会留意路边的废弃物，他通常有两个行囊，一个装着生活的必需品，另一个装着捡拾来的废品。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除了寻访山河，老谢也有一个必经之地——废品收购站，他会将上一程拾得的东西变换成钱，收入囊中。



我也怀疑过捡破烂能挣得的那些小钱，如何满足一路上的生存需要。但老谢告诉我，足够了足够了。他并不是一个奢侈的人，甚至在很多时候，他只需要花费很少的钱，就能做成很大的事，老谢说到这一句的时候，哈哈大笑。仿佛透露着无限禅机，禅机不可泄露也。

其实，很长的一个时期，一路捡拾的营生带来的收入并不低，尤其是20世纪的1983年到1996年那段时间。老谢说，那会儿的道路并没有修筑得像现在这么平整，水泥柏油一马平川；相反，那时候的路基本上都只是个路基的雏形，上面草率地搁点小石子，就算完事了。有些地方的路更是坑坑洼洼，坎坷无比。那些时日，老谢从公路边上走过去，收获颇丰：总有许多螺丝螺帽、钢板铁皮因了道路起落车辆颠簸而掉下。老谢就不动声色地走过去，把它们一一捡拾起来，就像那些老农民，走进秋收后的田野，把遗落在空落落地角的稻穗拾起，放进背囊。

那些年，老谢靠着捡拾路上掉落的铁皮、螺丝和弹簧维持途中开销，一天能有10到15元的收入。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一般职工的工资也就一个月三四百块钱，老谢竟然这么简简单单地把“工资”给挣了。

当然，赶上没有螺丝螺帽可捡的日子，老谢也有另外一些可以挣钱的手段。有时候他走过一个地方，正值晚稻插秧季节，老谢就会卷起裤管，跳到水田里帮当地老乡一块插秧，当然前提是对方忙着种田，又一下子找不到短工。这自然不是义务劳动，老谢会跟主人家事先谈好价佃。老谢年轻时生活艰辛，由此干过许多活，他还是插秧好手。有时候，路过一地，恰逢有人家装修房子，老谢又赶上手头紧张，也会停下来找点活计，帮主人家做木匠，或者做油漆工，总之，这些都是老谢年少时得心应手的活。

老谢像所有潇洒独行的人们一样，相信一条真理——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。当然，对于他来说真正的财富藏在无尽的天地间，“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”，其他终究都是一场虚空的。除了解决基本的吃饭问题，老谢并不需要花太多钱，他最大的花费大概在鞋子上。我让他统计一下迄今为止穿破的鞋子，